

庫文有萬

種百五編簡集二一第

編主五雲王

頓盛華

著莊嗣沈

行發館書印務商

頓 盛 華

著莊嗣沈

書叢小科百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五編簡集二一第

頓 盛 華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簡編印行

著作者

沈嗣

莊

發
刷
行
者兼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
商務印書館

編者序言

當我還沒有開始寫這個冊子以前，我會和幾個比較熟悉華盛頓歷史的美國人談到過，據說現在坊間所有華盛頓傳記，十之八九含有政治色彩和盲目的英雄崇拜，與事實離得很遠。又說倘使只從華氏個人的歷史或人道主義的觀點上着眼，華氏的歷史是不足以引起我們的興趣而為之作傳的。不過若就美國歷史的全部——尤其是牠的經濟史——而論，那末華氏的歷史不但有追述的價值，而且也是經濟改造的現代所必須有的一種著作；因為資本主義的美國，一大部份是由華氏個人的人格和他的政策醞釀成功的。

爲了這種暗示，我便下了兩種決心：第一，我要時刻警防着，不要受流行的華盛頓傳記的影響，而要以華氏自己的日記和他的函牘爲觀察華氏一生的對象。我的責任不是歌功頌德，乃是歷史者的搜材和分析。至於大家讀了這個冊子以後，對於華氏發生什麼感想，我是不能負責的。第二，我

相對地用唯物史觀的眼光把華氏的生活和美國資本主義的初期歷史打成一片。對於這一點，我會受到俾耳德(Charles A. Beard)美國憲法的經濟解說(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的指導。這是我情願承認的。還有，這書應當別稱爲美國初期歷史的經濟解說。倘使大家讀了以後，還沒有感到殖民政策，獨立運動，憲法通過，華氏政綱，內閣分化，美法失和等等與經濟問題的關係，那便是編者的失敗。

末了，我誠誠懇懇地感謝朱經農先生，因爲他情願而且能夠在這樣奇熱的時候替我看這稿子。

十八年七月十五日編者

華盛頓

目錄

第一章 華盛頓之幼年生活.....一

|華氏之家世——華氏喪父——華氏之教育——華氏的立身

第二章 華盛頓之測量生活.....六

|華氏去母就兄——非耳法克斯與華氏——華氏爲非氏測量——魯連士病

第三章 華盛頓之軍隊生活.....一三

|受命至俄亥俄——大原之役——華氏的辭職與布刺多克的陣亡——華氏之解決法

軍與整頓軍紀——華氏之歸田

第四章 華盛頓之家庭生活.....一三一

|華氏與戀愛——華氏與燒燬德瑪大結婚——華氏婚姻的動機——華氏日記中的暗碼問題——華氏對於他人的待遇——華氏的宗教生活——華氏與奴隸制度

第五章 華盛頓之革命生活.....二三一

|英美的經濟關係——撒馬耳亞當司——亨利與印花稅——獨立戰爭與華氏爲帥

第六章 華盛頓之元帥生活.....四三一

|波斯頓之役——華氏對於常備軍之主張——獨立宣言——琅島之役——自白原之役至澤曼坦之役——霍維之辭職與蒙穆斯之役——美法軍隊的衝突——華氏對於內訌的態度——軍需問題和亞諾爾特之背叛——約克頓之役——英國對於美國之承認與華氏之辭職

第七章 華盛頓之議長生活.....五七

|華氏精神暫時之頹廢——華氏對於瑣屑事體的態度——籌辦水利——華氏對於社

伊背叛的態度——當時國內的險象——從亞那波里會議到費列得爾菲亞會議——

費列得爾菲亞會議——華氏為總統

第八章 華盛頓之總統生活.....七〇

自曼特味嫩至紐約上議院——組織內閣——華氏對於母親的關係——華氏的政策
和他的東巡——土人問題——財政問題——製造問題——課稅問題——華氏連任
和他的外交政策——華氏對於法國革命的態度——約伊之約——華氏對於雅各賓
派的態度——對於華氏之攻擊——華氏去職——去職後之生活——美法開賬與華
氏之死

華盛頓年譜

華盛頓

第一章 華盛頓之幼年生活

華氏之家世 佐治華盛頓系出英國。其曾祖約翰於一六五八年遷居於美之維基尼亞(Virginia)省。其時，維省多土蕃，常為僑民之憂；約翰被舉為省軍指揮官，統兵攻土蕃，曾建殊勳。約翰生子名魯連士(Laurence)，其生平事蹟無從考稽，大概是一個碌碌無所表見的人。魯連士的兒子名奧古斯丁(Augustine)，生於一六九四年，即華氏之父。奧古斯丁在少年時代就到英國求學，所以比較地他是受過教育的。後來，棄學就商，渡大西洋者凡數次。最初，他娶蒲脫勒真(Jane Butler)為妻，生有四子。未幾，蒲氏死，再娶褒馬利(Mary Ball)又生五男。華氏居長。華氏生於一七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巳刻。

華氏喪父 當華氏十一歲時，奧古斯丁逝世。其家產遂歸數子均分。華氏所得的為刺帕罕諾克 (Rappahannock) 櫻桃園二百八十畝，第泊倫 (Deep Run) 的一部份，腓特烈堡 (Fredericksberg) 的一部份，及黑奴十人。這遺產直至一七八九年褒馬利死後，纔歸他收管。在奧古斯丁死以前，華氏的事蹟，知者甚鮮。

華氏之教育 華氏曾經受過母教，這是無可置疑的。因為褒馬利比較地還不失為一個粗通文字的賢母。華氏到了六七歲的時候，就從和柏 (Hobby) 先生讀書，和柏的學力過於淺薄；所以華氏到了成年的時候，還不能把 ceiling 中間的 e 和 i 分別出來；有時，連 blew 和 blue，lie 和 lye，oil 和 oyl 的不同處，也是不甚清楚的。幸虧後來改從維廉 (Williams) 先生求學，這維廉先生的確是一個有學問的，尤其在數理方面極有研究。我們不都知道華氏是長於測量術的嗎？這就是維廉的數理造就出來的。因為數理是華氏研究有素的一門功課，所以他到後來無論在什麼事體上，都是以數字為出發點的。比如他在治田的時候，居然研究起每磅荷蘭翹搖到底含有草子若干粒的問題來了。在他日記中間，他竟然把曼特味嫩 (Mount Vernon) 各家窗牖

的數目，都記錄了進去，這種酷好數字的奇癖成功了他一生的哲學，因為華氏始終是一個愛秩序的人，還有一點值得我注意，就是華氏藏書的種類，在他臨死的時候，別人在他的藏書處，只找到九百多卷書；關於詩文的書，非常之少。所以華氏並不是一個胸藏萬卷的學者，却是一個實行家。現在我們不妨略舉他藏書的幾種做例子：農民一助（The Farmer's Assistant）安迪生農業論（Anderson on Agriculture）木工（Carpenter）波思何爾林場論（Boswell on Meadows）馬病總（Diseases of Horses）農業實際論（Practical Treatise on Husbandry）等等。

華氏的立身 大概人在幼年時候所有的練習簿，到了成年，就都已經沒有的了。不過華氏十多歲時候的練習簿，到現在還保存着，這是一件十分可慶幸的事。在這些練習簿裏邊，我們可以窺見華氏立身的一班。其中有修身原則凡一百一十條。茲舉其瑩瑩大者數條如左：

- (一) 我們在團體中，對於其他的人們應當予以相當的敬意。
- (二) 在別人面前，不可喃喃自語，也不可以手或足擊物作聲。
- (三) 在別人說話的時候，我們不可睡覺。在別人站立的時候，我們不可坐着。在應當緘默的時

候，我們不可說話。在別人停止的時候，我們不可行動。

(四)不可以背向人；尤其在說話的時候。不可推動別人的書桌或寫字檯。不可斜靠在任何東西的上面。

(五)不可諂媚，不可與不願嬉戲者嬉戲。

(六)在團體中間，不可念書信及報紙；如遇必須之時，應自行離席。在未得到他人的同意以前，不可以挨近他的書或任何作品；不然，你便有竊看他的書和作品的嫌疑。倘使別人並不請求你批評，你不可對於書籍或作品發表任何意見。當人寫信的時候，你更不可以挨過去看。

(七)你的容貌應當和藹可親；但在有重要事體的時候，你應當莊嚴。

(八)不可幸災樂禍；縱令他是你的仇敵。

(九)你和忙人談話的時候，是應當簡括的。

(十)在探看病人的時候，如果你和醫生不是深交，不應當和他開玩笑。

(十一)在寫信或談話的時候，對於各人，應當按照他的地位，或當地的習俗，給以相當的稱呼。

(十二)倘使一個人是和你平等的，而且他的技藝是他所習知的，那你不應當以指導者居；因為這是跡近誇矜的。

(十三)在指導或批評別人的時候，你應當詳加斟酌：究竟應該明說還是應當暗示呢？應該立刻說明還是應俟異日呢？究應用怎樣的話去指導他，批評他呢？又在非難的時候，你不可憤怒。並且應當具有和藹的和穩靜的精神和態度。

(十四)不可在別人的背後說他的不是，因為這是不公道的。

(十五)竭力把你胸中所懷高尚的精神保持着，這就是所謂良知。

(十六)倘使你遇見了一個比你偉大的人，那你便應當停止，或退避。倘使是在門口，或任何狹窄之處，那你便應當讓他過去。

(十七)不可和在上者爭辯，並且應當虛懷若谷地領受他的意見。

第二章 華盛頓之測量生活

華氏去母就兄 現在華氏已經是一個初期的少年了。在華氏九歲或十歲的時候，其兄魯連士，曾經參加行伍，與西班牙人正式交戰。當魯連士歸家，把他和西班牙人打仗的情形報告給奧古斯丁和褒馬利的時候，華氏在旁邊是聽見的。這種生動的報告，對於幼年的華氏，有極深刻的印象；因為他是一個天生酷好軍隊生活的人。現在，少年時代崇拜英雄的心想，和好動的天性，都在富有力的生命力的華氏的血管中衝動；女性的母教，不再能夠滿足他那英雄的慾望了。於是便離開母親，去和魯連士同居，這是一七四七年的事。魯連士和華氏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但他兩人非常親愛，因為魯連士不但是一個入過行伍的軍人，而且是一個彬彬的學者。他曾留學英國，他的學問，能使華氏十分滿意。當華氏十五歲那年，魯連士為要滿足他兄弟華氏的希望，曾經替他在海軍中找着一個位置；不過褒馬利認為海軍士官類多放縱不拘，對於少年華氏易起惡劣的影響，所以力阻華氏。

前往，遂致不果其行。

非耳法克斯與華氏

武德衛德 (W. E. Woodward)

在他一九二六年的華盛頓傳中寫道：在許多具有同樣才能的人中間，却有一種命運，可以決定他們的前程，知道將來誰是有作為的，誰是負盛名的，誰是碌碌無所表見的。華氏與非耳法克斯 (Fairfax) 的關係便是很顯明的例子。因為倘使沒有非氏，華氏的歷史，或者要取另外一種方向進行——非氏和魯連士的岳父是弟兄關係，是一個牛津大學畢業出來的博學多才的人。據威爾遜總統說，他是傍觀者 (Spectator) 報的一個編輯。

當他初次遇見華氏的時候，他已經五十多歲。不過他們一見如故，成了忘年之交。非氏見華氏膽氣雄豪，精於騎射，並且精神飽滿，早已知其為非常人，所以傾心相結。時與華氏過從，而少年華氏之知識，因此大進。不但如此，就是華氏後來出掌兵權的事體，據說一部份也由於非氏的推薦，因為他是維基尼阿省具有聲望和學問的紳士。

華氏為非氏測量，不過非氏對於華氏最大的影響，並不是智識和政治勢力，却是測量生活，

因為有了測量生活，所以纔能夠知道各地的形勢，養成健全的體魄，熟悉土人的情形。以上數點，對於將來華氏治軍是很有關係的。

上面已經說過，華氏是一個酷好數理的人，故其性情宜於測量。當他十五歲的時候，他曾繪過一張蕪菁農場的圖表，而且算計準確，較之專門此道者，並沒有不如的地方。現在他所結識的，是一個領有五百四十餘萬畝的非氏。這便是華氏測量的實驗區了。

和華氏同行的，有魯連士的妻弟佐治非耳法克斯（George Fairfax）。他們從一七四八年三月十一日出發，至四月十三日回來，其間有一月之久。在這一個月中間，他們備嘗辛苦；夜間又因寢室不潔的緣故，連睡覺也不安逸。我們看了他寄給魯連士的信，便可以明白。他說：

「我們每日住在小屋子裏面，所喫的東西既不潔淨，又與小工雜處……臥處只有一牀薄稿，既沒有枕具，又為蠍蟲所擾，所以只好和佐治非耳法克斯勉強假寐，以待天明。」

但是華氏却不因此灰心，並且能在千辛萬苦中，找尋甜蜜的意義，下面是他寄魯連士信中的

「我沒有在牀上睡已經不止三四夜了，在白天，東奔西跑，回家來，便在火旁的薄稿，或熊皮上躺下。男女老幼，都像貓狗一樣聚在一塊。那躺在離火最近的人是多麼快樂啊！」

在華氏日記中間，有一節是很可以叫我們注意的，因為從這一節中間，我們不但可以知道華氏應付土人的方法，而且可以懂得他好戰之心是天生的。以下是他三月二十三日寫的日記：

『今天天雨。一直到下午兩點鐘，纔得放晴。我們很欣喜地，却又很駭然地，看見三十個土人從打仗的地方回來。他們只帶着一個頭殼，我們把一部份的酒分給他們，使他們的精神興奮起來。於是他們便有了舞蹈的精神。他們所舞的是「戰舞」。』

這是他對於土人的手段。他用的是迷人的酒。他日記中『很欣喜地』和『很駭然地』諸字所證明的是，少年的華氏，對於殺人的事體，是司空見慣的。以下是武德衛德對於華氏心理的批評：

『這是一個冷眼的鄉下青年，具有看馬戲時那種皮革似的無感覺的心理。等到這種孩子長大成人的時候，必要把世界慢慢地變為威權和樂趣的舞臺。他們在人類天秤上，是和思想家，詩家，理想家，相對待的。他們是世界的統治者，但不是世界的創造者。』